

爱的火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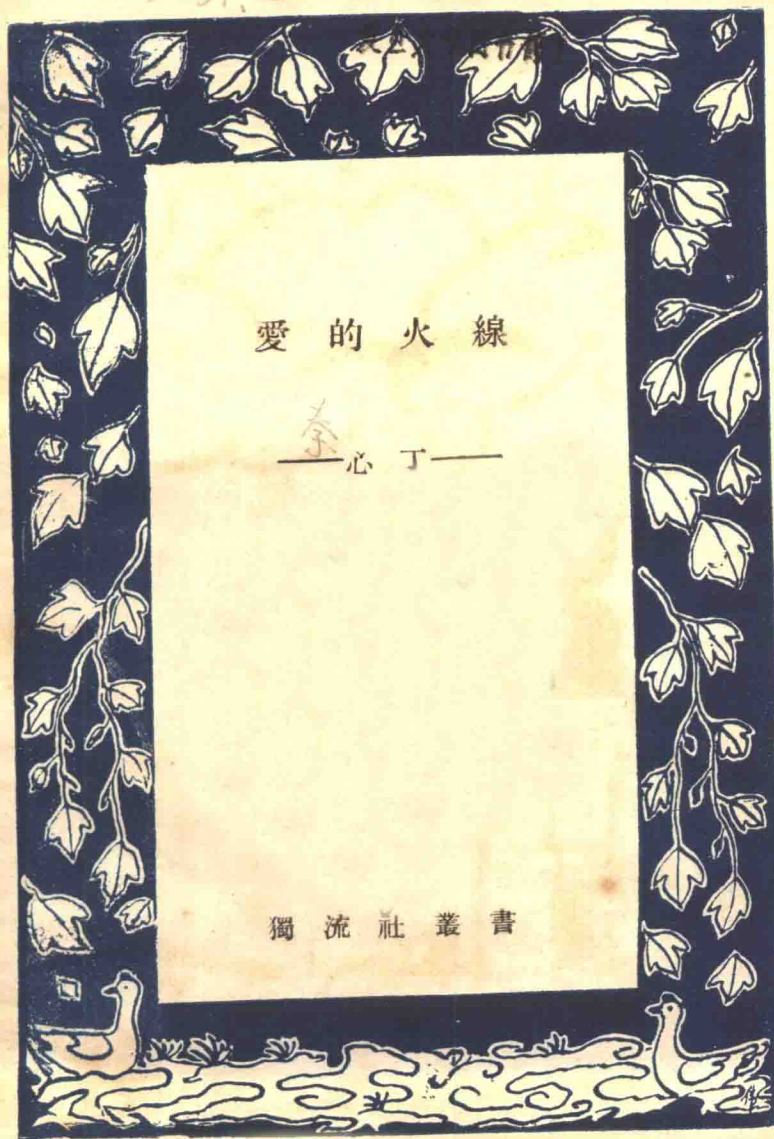
8577
5031.2

1002033

愛的火線

————
心 丁——

獨流社叢書



《一》

一九二一年冬天的夜半，寒風微微的吹刮。在上海的一條小街上，已無一些店鋪的生氣，祇存一家小酒店的招牌，在微風中顫動。

小夥友已倦的精神重新振作，在苦悶的臉上現出一絲高興的氣息，當那一位最後的主顧一搖一擺的斜了出去。

他是瘦小的身材，裹在一件灰色的大衣裏，沉重的一跛一跛的步伐，完全顯出悲觀的消極的青

年。他曲折的走了一二十步，便倚靠在街邊的牆腳上，從半醉半睡的鼻孔中，吐出一聲洪亮而綿長的悶氣。

『呢……七尺的列夫』

紆徐的前進，列夫終算到了自己的寓所。一位瘦長身子的人，穿了一件短小的睡衣來開門；他是列夫的同學，同志，鄧志。鄧志纔把門門拔動，北風跟隨着把門吹了開來。一陣混合着紹酒味的寒風吹得鄧志幾乎作嘔。

『列夫，我反對你，完全反對你的浪漫。』鄧志把他扶進了臥室，到了牀上不覺氣起來了。他把頭從帳子裏探出來，用勁的繼續着說。『你要知道，我們是七尺的男子，不應作女子們的悲泣。自以為清高——借酒澆愁，臨風哀嘯，幻想着桃源的船來載你去，夢戀着極樂國的飛艇來迎接你。要知道，鹿同志！我們既然宣誓，——殺身救世——在我們悲泣時，應當舉起炸彈來轟殺亂世的魔王；在我們悲歌時，當瞄準我們的手槍射死一切殃民的惡鬼。天天吃得醉薰薰的，也不去準備前進；也不去探聽外

面的消息，這算什麼？唉，我們的隊長！』

鄧志沉重的倒下去。一下很洪亮的碰擊聲，把另外二位同志驚醒了。——這間臥室一起住了四位。

一位四川的呆馬，（他是年近三十的中年人，很忠實的，因為舉動呆澀，人家在他的姓上加了一個呆字，真名倒反埋沒了。）他翻了一個身，在靠窗的床上發音了：

『鹿同志，我們應當做成一位因怒而殺人的洪秀全纔好呀！』

『對啦，別做多情的賈寶玉了！』在後面床上的方仲思笑着說。他是列夫的同鄉，很知道他有一段意戀戀的情史。

列夫在中學時代，認識了一位呂玉痕女士，是他同學的妹妹。每星期日早上第二次客車到海濱去時，他倆終是不變的，坐在第一節的二等車裏，到海濱公園去談天，同聽海潮的節奏。愛情和時間同樣的增進，列夫漸漸感到苦楚，他在婚姻上是個

不自由的人。

列夫是谷里的望族，谷里近年來外姓的人們，一家一家的衰窮，鹿姓的人漸漸的把谷里霸占了。谷外的望族是汪姓，汪家有位和列夫年相若的姑娘，列夫的父母爲了閥第的關係，兒女將來的幸福關係，就聯了姻。他們所謂的幸福，完全根據了遺產和嫁資。那時列夫剛正七歲的生辰。

在一年春天，列夫接到了呂玉痕寓着神祕的，深意的信後，決意向家庭要求，向汪女士解約。信上不屈不撓的寫着：——愛是神聖的，男女的結合應根據當事人自由的意志。我絕對的要抗議你們的專制婚姻，用黃金分子來把我們掐成如此的傀儡。』但是得到的效果，不過使他們用高壓手段來教訓：——好罷！化了每年四五百塊錢的學費費學得了抵抗父母的口頭語。如不收還自己荒謬的意志，我們也不願再做傻子了，去磨銳刺自己的匕首。一切請自己選擇。

槍口放上了列夫的腦殼，他祇能用眼淚來答覆呂女士的愛撫。

因了此事，家庭裏停止供給列夫的費用。他們一定要他寫悔過書，和承認他的聘妻，作為交換條件。

一天呂女士在海濱提及了將來的問題，列夫握了伊的手祇是流淚。

『列夫，中國的空氣不適合于你時，我們到日本去好了，一切的費用我可以擔任，祇要你一諾，我們立刻可以走。』

『好罷，改天答覆你。』列夫終久遲疑，遲疑自己未曾和汪女士解約決不能單獨和伊赴日，像高壘一樣阻了伊的前程。

法網是難逃的，法律上的聘妻未解約以前，決不能和呂女士發生友愛以上的關係。——列夫寒戰在這一點上，婉辭了伊的美意。

在秋深時候，呂女士的哥哥在L故鄉結婚，呂女士請求列夫一塊兒去觀禮，——L鎮離上海祇須二天的水道。——列夫同樣的疑慮而謝絕了。

這是使呂女士十分傷感的。

上船時列夫送伊，伊癡癡的回身了三次，和列

夫握了三次手。這似乎是不好的預兆，他倆第一次握手時，大家說了一聲再見；第二次都沒有開口；第三次列夫跟隨了呂女士流淚。

在呂女士的哥哥婚後一個月，列夫接到了呂女士的訃聞，和給他的遺書。遺書上再三囑告列夫，請他的聘妻入學；並請他去領受伊的禮物價值二千元的某公司股票。伊在父母處謊說是列夫寄放在伊處的。但是列夫沒有去領伊額外的恩賞。

呂女士死後，柔弱的列夫，剛勇起來。他認為呂女士是被中國不完整的法律細了起來，給老古董的禮教槍決的。因此他加入了青年改造團。（該團受制于俄國政府的）簽入了到俄國去研究革命的先遣隊。

但是在明月皎潔的晚上，他就想到了可憐的呂玉痕，被他的愛情燒死的呂玉痕，拚命去喝酒，醉得失掉了知覺為止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列夫被日光曬醒時，他的同志已奔波了好久了。

『列夫，第一隊已經出發了。他們是八個人，分成二組走的。』鄧志很高興的闖進來，後面跟隨了三位女士。『啊，我們的隊長，我們多們的光榮，這三位女士願意加入我們第二隊。這位蘭利女士。（伊是三十歲光景的人，臉色很蒼白，帶着病後的色彩。）這位黃亞蓮女士。……』（伊是年未滿二十的胖姑娘。）另外一位瘦小而苗條的姑娘，田可娟，不等鄧志介紹，微笑的走到列夫的面前，用了伊小黑的眼睛，表示哀求的神色。

『請你別再說掃興的話，列夫！我已得了團部的許可，同你一路出發。而且又有蘭利同路，不致累你了。』

『可娟，並不是我故意掃你的興。』列夫推開了正中的二面窗子，引進了日光，使室內的空氣暖和一些。也不去注意到可娟失望的臉，和其餘二位女士的不高興，繼續着說：『我們是沒法的被迫着，含淚的去掀起危險的手槍炸彈，東躲西藏的，要去穿過二三千里的槍林彈雨。即使我們幾年後成功歸來，可慘的說一聲，也是覓一個相當代價的死。』

好幾次三位女士和鄧志想打斷他煞人勇氣的話，但是列夫並不注意，更添著說：

『女士們，爲了你們的幸福起見，我敬請你們仍回學校裏去。』

列夫自己覺得良心上太痛苦，在應當革命的時期，去勸阻他人的革命。他因此抬起頭來，求日光之神恕饒一樣的向着太陽出神。

『太藐視我們女子了，鹿同志。』三位女士憤怒得一句反抗的話都沒有，蘭利祇冷笑的說了這幾個字。

『我們的隊長，自尊些。難道你還存着千年前的腦袋嗎！』鄧志雖是替三位不平，臉上還是存着淺笑。同時向三位女士說：『請各位不必介意，我代表我們的隊長歡迎你們。現在我說歡迎詞了：你們是東方的英俊，女界的先進，亦是本隊的光輝點。』

這樣一來，大家都笑了一笑。

『可娟你已得了古應的同意？』列夫開始問：

『這是我的自由，請不必顧慮。』

『雖說是你的自由，也應當得到他的同意啦。』

『列夫，你還不知道我的苦痛嗎？』可娟不願列夫麻煩到伊的未婚夫，把話支了開去。『鄧同志，勞你的駕，替我們找一間寓所，我們就要搬出來學習俄文。』

原來可娟是列夫的同鄉。伊的父親貧困時，把伊寄食在列夫叔父家里。他倆從小一塊兒在谷里私塾讀書，閒時一塊兒折梅騎竹。可娟十歲的時候，憑媒許配給谷外富商的兒子古應，十三歲那年伊的母親死了。不久，後母進了門，學校生活也停止了。在千重苦痛之下，伊向列夫古應求助，他們那時都在上海讀書。

這時女子解放的聲浪，正在澎湃。列夫替伊奔波了好久，纔成就了伊的希望。學費由古應供給，衣食由伊父母供給。但是古應有位已婚的嫂子，和伊同學，伊的費用，還是取給于她家。因此伊時時揶揄可娟，笑伊無恥。在此隱痛之下，伊也加入了青年改造團。幾次要簽入先遣隊，都給列夫非難的話阻止了。列夫的阻止伊，是怕伊沒有真正勇氣，和環境奮鬥；又怕萬一死在異鄉，在古應的友誼上

難堪。

『可娟！我最後一次請你審慎，搬出了學校，是難於挽回的。』

『無容審慎了，謝你的好意。』伊微笑地用伊小黑的眼睛，向着今天特別莊嚴的列夫望了一下，同時預備走了。『蘭利亞達我們走罷，我還有一些小東西沒理好呢。』

『鄧同志，房子問題費你心了。』亞達扭動了一下肥胖的雙肩。

伊們開始走了。

亞達可娟並不同頭的跳了出去，蘭利向二位行了一個告別的敬禮。跨出門檻時，伊不住的咳嗽。伊已有了第二期的肺疾。

(二)

離列夫等的住處一二十步，近喬家灣盡頭的李宅裏，蘭利亞蓮可娟租到了一間西廂。房主婦是一位五十多歲的抽大烟的太太。伊時時稱呼蘭利爲夫人，蘭利含恨的忍受着。

西廂的佈置是很簡單，前半間是她們的食廳和會客室。中間放了一只食桌，靠壁放了椅几，角上放下二盆臘梅。近窗一只風琴是亞蓮的消遣品。後半間是三人的臥室。蘭利的牀位是近窗，因爲藥

味太濃的緣故。近日伊的身體更衰弱了。前後用布幕隔着，幕後放了一只火盆。

大概是爲了有火盆，列夫等在晚課後，終得到伊們那里玩一二點鐘纔歸去。

幾天的大雪，他們都沒有去上課。在一天晚上，雪停了，一輪明月照得分外的光明，李宅裏的人們都已入了睡鄉，祇存房主婦在樓頭抽烟，西廂裏的蘭利在嗆咳。

蘭利的病一天重如一天，每晚終是睡不着。伊披了一件睡衣，走向火盆去添了一些炭。熊熊的火照得一室通紅。可娟亞蓮的酣睡，引起了伊的傷感，伊就含淚的坐在盆旁烤火。烤了半天，伊覺得臉頰上燻得太熱，就離了那里，走到前半間去。前半間中充滿了潔白的月光，月亮是異怪的神，他把一切的思潮引進了蘭利的腦袋，使伊想到了不能重見的故鄉；中禮教毒的父母；伊自身的污點；和伊的前途。最後想到了將成死尸的肉體。伊的淚點慢慢的掛下來，終於哭泣了。

月光和雪光相映中的蘭利，面色白似銀紙。

蘭利的身世和命運，真是十分滑稽的。伊是粵人，巨商的獨女，從小是很嬌養的，父母也很疼愛。在高小畢業後，和南洋有名的，華僑的兒子，訂了婚約。不幸在結婚的前一年，伊將在高中畢業的春天，粵桂構兵，女校被敗兵困住了，大半的住校生，都被姦污了。姦污後的學生，自殺的自殺，逃歸的逃歸。

蘭利也是逃歸的一人，伊在黑夜裏，在坟墓叢中爬行，踏死尸而過的走了二三十里路，纔歸到家中。伊哭告一切不幸的遭遇，本想得到父母溫柔的憫憐與安慰的，豈知一切反是。同時伊的未婚夫，也請求解約。（一切不堪其擾了，）尤難堪的是他們都在冷笑伊不曾自殺。

伊在這種壓迫之下由一個女友的援助，而飄游到了蘇省，充往上海小學的教員勉強得以過去。由是再也不想回去，再也不願承繼父母的姓氏。

月亮顫抖着，似不願看這慘白的臉面，移了開去。雪的光輝，還能照看出，俯撲在風琴架上的蘭利與兩行閃光的淚珠。

寒風漸漸的捧出了淡淡的陽光，屋檐上的雪也開始滴瀝了，庭前的雀兒也咕噪起來，街上軋軋的車輪聲接着多了，肥胖的亞蓮也在這神秘的空氣裏醒了。

伊起身所必須的任務，是去鬧醒可娟。可娟睡得很熟，頭已經離了枕位，還留着未翦的烏黑的頭髮堆在頭的四圍，蓬鬆可愛。

『睡西施好醒了』亞蓮把冰冷的雙手去，撫摸伊的臉。』

『討厭，冰冷得像坟墓里伸出來的死人手。』伊一跳的驚醒了，就坐了起來，掠了掠垂柳似的長髮。『亞蓮我也要去翦掉牠了。』

『本該翦掉了，數千里的旅途上，也可以方便一些。』亞蓮把自己已翦髮的腦袋，得意的撫摸一下。

可娟下了床，同亞蓮走近蘭利床鋪的時候，心中共鳴着奇異。——每天咳嗽不停的蘭利，今天好睡得呻吟都沒有。當伊倆撥開帳門，會實吃了驚——蘭利那里去了？

同時思想把伊爾引進了特別的客廳。

蘭利是俯撲在風琴上，呼吸很急促，淚已潤濕了一只衣袖，伊是並沒有睡着。

『蘭利，可娟也學了房主婦的口吻，已不叫蘭女士了，不過音調上已受刺于匍伏的病態，啞而沙了。『你甚麼不保重自己的身子呢！』

亞蓮去扶了伊凍僵的右臂，可娟攙了伊的左肘，把伊扶歸了床上。蘭利倚在床欄上，開始噙咳起來，同時淚珠索落落的滾下來。

『唉……』亞蓮找不出句安慰伊的話，嘆了一口氣，把伊的手緊握了一下。看伊噙咳得苦楚，吃力，替伊背腰下墊了一個枕頭。可娟是站在床前，帶淚的蒼白的病態，使伊很感傷，默默地緊握着自己的雙手，像在向天祈禱。終久伊不敢多看蘭利，背過臉去復燃起將熄的火盆。雖是伊忙着添炭去灰，心靈依舊安閒的跳動。

『我們在生命史上，……』蘭利把頭靠在自己的肩上，眼睛是半垂着，從噙咳的聲調中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『亞蓮，可娟，我們可稱為歌哭階級。』